

内心以情理来回应。讲求文辞的声律，产生比兴的手法。通过构思掌握规则，积累学识就能成功。

### 提 要

本篇以艺术构思为中心，论述了整个文学创作过程。首先，论述艺术想象的特征。一是超越时空，“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；悄焉动容，视通万里”。二是形象可感，“眉睫之前，卷舒风云之色”。三是情感充沛，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。四是语言表现，“吟咏之间，吐纳珠玉之声”。它们显示了艺术想象的本质特征。其次，论述艺术构思的规律。“思理为妙，神与物游”，神思与物象的结合贯穿整个文学创作过程。神思需要志气的推动，物象有待辞令的描摹。前者是想象，“意翻空而易奇”；后者是表达，“言微实而难巧”。而无论想象还是表达，都贯穿着神思、物象、言辞的复杂互动。再次，论述艺术构思的修养。意欲“含章司契”，先要“秉心养术”。“秉心”，是精神修养，如“陶钧文思，贵在虚静，疏淪五藏，澡雪精神”。“养术”，是写作训练，如“积学以储宝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阅以穷照，驯致以怪辞”，逐步提高学、才、识、能，便可以“结虑司契，垂帷制胜”了。本篇阐述了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，因而成为文学创作的总纲。

## 体 性

刘 勰

夫情动而言形，理发而文见<sup>①</sup>，盖沿隐以至显，因内而符外者也。然才有庸俊，气有刚柔，学有浅深，习有雅郑<sup>②</sup>，并情性所铄，陶染所凝，是以笔区云譟，文苑波诡者矣。故辞理庸俊，莫能翻其才；风趣刚柔，宁或改其气；事义浅深，未闻乖其学；体式雅郑，鲜有反其习；各师成心<sup>③</sup>，其异如面。

若总其归途，则数穷八体：一曰典雅，二曰远奥，三曰精约，四曰显附，五曰繁缛，六曰壮丽，七曰新奇，八曰轻靡。典雅者，熔式经诰，方轨儒门者也<sup>④</sup>；远奥者，馥采典文，经理玄宗者也；精约者，核字省句，剖析毫厘者也；显附者，辞直义畅，切理厌心者也；繁缛者，博喻酿采，炜烨枝派者也；壮丽者，高论宏裁，卓烁异采者也；新奇者，摛古竞今，危侧趣诡者也；轻靡者，浮文弱植，缥缈附俗者也。故雅与奇反，奥与显殊，繁与约舛，壮与轻乖，文辞根叶，苑囿其中矣<sup>⑤</sup>。

若夫八体屡迁，功以学成，才力居中，肇自血气；气以实志，志以定言，吐纳英华，莫非情性。是以贾生俊发，故文洁而体清；长卿傲诞，故理侈而辞溢；子云沈寂，故志隐而味深；子政简易，故趣昭而事博；孟坚雅懿，故裁密而思靡；平子淹通，故虑周而藻密；仲宣躁锐，故颖出而才果；公干气褊，故言壮而情骇；嗣宗倜傥<sup>⑥</sup>，故响逸而调远；叔夜俊侠<sup>⑦</sup>，故兴高而采烈；安仁轻敏<sup>⑧</sup>，故锋发而韵流；士衡矜重，故情繁而辞隐。触类以推，表里必符，岂非自然之恒资，才气之大略哉！

夫才由天资，学慎始习，斫梓染丝<sup>⑨</sup>，功在初化，器成采定，难可翻移。故童子雕琢，必先雅制，沿根讨叶，思转自圆。八体虽殊，会通合数<sup>⑩</sup>，得其环中，则辐辏相成<sup>⑪</sup>。故宜摹体以定习，因性以练才，文之司南<sup>⑫</sup>，用此道也。

赞曰：才性异区，文体繁诡。辞为肌肤，志实骨髓。雅丽黼黻<sup>⑬</sup>，淫巧朱紫。习亦凝真<sup>⑭</sup>，功沿渐靡。

[（梁）刘勰著·周振甫注·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）文心雕龙注释·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.308~309.]

### 注释

①见：同“现”。

②“才有庸俊”四句：对“才气学习”，王充已有论述。《超奇》云：“连结篇章，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。”《率性》云：“人之善恶，共一元气，气有多少，故性有贤愚”；“楚越之人，处庄岳之间，经历岁月，变为舒缓，风俗移也”。《量知》云：“夫儒生之所以过文吏者，学日多，简练其性，雕琢其材也。”

③各师成心：语本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夫随其成心而师之，谁独且无师乎？”

④方轨儒门：指与儒家著述并行不悖。方轨，两车并行。

⑤苑囿：范围，这里指包括。

⑥“嗣宗”句：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：“阮瑀子籍，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，行己寡欲，以庄周为模则。”阮籍，字嗣宗，三国魏作家。倜傥，即倜傥，洒脱不羁。

⑦“叔夜”句：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：“嵇康文辞壮丽，好言老庄，而尚奇任侠。”嵇康，字叔夜，三国魏作家。

⑧“安仁”句：《晋书·潘岳传》：“岳性轻躁，趋世利，与石崇等谄事贾谧，每候其出，与崇则望尘而拜。”潘岳，字安仁，西晋作家。

⑨斫梓染丝：斫梓，砍削梓木以做器物。《尚书·梓材》：“若作梓材，既勤朴斫。”染丝，语本《墨子·所染》：“子墨子言，见染丝者而叹曰：‘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，……故染不可不慎也。’”

⑩合数：合乎规律。

⑪环中：指轴心。辐辘相成：车辐向轴心凑合，相辅相成。

⑫司南：古代辨别方向用的一种仪器。

⑬黼黻（fǔ fú）：指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。

⑭习亦凝真：凝，凝成；真，本真。《鬼谷子·本经阴符》：“神自得矣，得则凝。”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谨守而勿失，是谓反其真。”

### 今译

情感活动表达为语言，道理阐发表现为文章，这是情理由隐蔽而显露、由内在到外在的过程。然而，才能有平庸和杰出之分，气质有刚健和柔婉之分，学问有浅薄和深厚之分，习染有雅正和淫靡之分，这些都是由情性所铸造，由熏陶所形成的。因此，在作家笔下，作品像流云变幻无穷，在文苑里，创作似波涛翻滚不定。所以，文辞情理的平庸或杰出，没有能脱离作者的才能的；风格趣味的刚健或柔婉，哪里会有别于作者的气质；用事托义的肤浅或高深，没听说会背离作者的学识；文体样式的雅正或淫靡，很少有违反作者的习染。各人顺从自己个性写作，作品风格就如面貌一样各有不同。

如果总括风格的类型，那么可以归纳为八种：一是典雅，二是远奥，三是精约，四是显附，五是繁缛，六是壮丽，七是新奇，八是轻靡。典雅，是融化取法经典，学习儒家著作的风格；远奥，是文辞繁复曲隐，采用道家学说的风格；精约，是字句精当简约，剖析事理细致入微的风格；显附，是辞义直质畅达，切合事理使人快意的风格；繁缛，是比喻广博重采，枝叶光彩鲜明的风格；壮丽，是议论高超宏伟，文采鲜明突出的风格；新奇，是弃古旧而求新颖，旨趣险僻怪异的风格；轻靡，是文辞浮华而柔弱，轻浮不实迎合世俗的风格。所以，典雅和新奇相反，远奥与显附不同，繁缛和精约相背，壮丽与轻靡有别，文章的根须枝叶，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。

至于八种风格常常变迁，功效靠学力来完成，作者内蕴的才干，最初由气质来造成。气质充实了情志，情志决定着语言，文学才华的表现，无不和情性有关。因此，贾谊才气英俊，所以其文辞洁净而风格清新；司马相如行为狂傲，所以其情理虚浮而文辞夸饰；扬雄性情沉静，所以其思想含蓄而意味深长；刘向坦率平易，所以其意趣明白而事例广博；班固典雅精深，所以其论断精密而思虑细致；张衡博学通达，所以其考虑周详而文藻绵密；王粲